

五百家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

二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弔贊箴戒



弔長弘文

補註晁无咎取此文於變騷而為之說曰弔長叔文者宗元之所作也長弘字叔周靈王之賢臣為劉文公之屬大夫敬王十年劉文公與弘欲城成周使告於晉魏獻子蒞政悅長弘而與之合諸侯于狄泉衛處溪曰長弘其不歿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及范中行之難周人殺長弘莊周云長弘死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蓋語其忠誠然也宗元哀弘以忠死故吊云

有周之羸兮羸力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

為侯威強逆制兮懣命轉幽轉一作輔於蠱膠密兮

疹耻忍切又音軫字當作疾蠱音古毒也肝膽為仇一作尤奸權蒙貨兮忠

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

潰溢兮橫軀以抑嵩高圻陔兮張曰說文云陔小壖一曰山摧文爾切

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壓乙甲切溺奴狄切堅剛以為式

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

王不寤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剽匹妙切狡古巧切怛就

制乎強國孫曰謂范中行之難長弘與之晉以為討周人殺長弘松栢之斬刈

兮翦茸欣植翦烏孔切茸如容而隴二切盜驪折足兮孫曰周穆王八駿其

一曰盜驪驪音离罷駑抗臆罷音皮鷖鳥之高翔兮鷖音至

夔狐惴而不食惴之瑞切竊畏忌以群朋兮夫孰病

百而伸一挺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

羸以威傲兮茲固蹈殆而違安殺身之匪子戚

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

將殘嫉鬼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為謾韓曰騷云皇覽發子

于初度兮謾平聲姑舍道以從世兮為用夫考古而登賢

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頽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飛

精兮黥廖廓而於絕黥徒敢切竭馮雲以抃愬兮瞳

非說文云飛聲音貢一音紅終冥冥以懣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

愈洋洋以超忽心沍涸其不化兮沍音互涸音胡故切形

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操陷瑕

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言不偷

知太十九

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與為友臣下一比

干之以仁義兮韓曰論語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一本作比干之

仁義類兮一作比干之以緬遼絕以不羣伯夷殉潔以

莫怨兮童曰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孰克軌其

遺塵苟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

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

嗚呼哀哉敬余忠甫一作敬弔忠甫一作敬弔子忠甫

弔屈原文

晁无咎序此文於變騷曰弔屈原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原沒賈誼過湘初為賦以弔原至揚

雄亦為文而頗反其辭自崑山投諸江以弔之誼愍原忠逢時不祥以比鸞鳳周鼎之窟奔雄

則以義責原何必沉身二人者不同亦各從志也及子厚得罪與昔人離讒去國者異太史公所謂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世者故補之論宗元之弔原殆困而知悔者其辭慙矣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

孫曰永貞元年九月公初貶邵

州刺史十一月再貶永州司馬湘水名出零陵縣陽海山北入江

求先生之汨羅兮

童曰

屈原為楚懷王左徒以上官大夫讒於頃襄王王怒遷之屈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乃作懷沙賦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汨水名在臨湘縣音覓臨手蘅若以薦芳韓曰離騷雜杜蘅與芳若杜若並香草也。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詞而有

光明一作

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

孫曰賈誼傳云國制搶攘。搶千羊切攘如羊切

遭世孔疚

孫曰孔甚也疚病也。詩我心孔疚。疚音

究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裘

韓曰書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虫作會

宗彛注華象也虫雉也宗廟彛鑄以草虫等為飾壤土壤也羊小者曰羔裘衣袂左氏襄十四年衛石宰穀曰余狐裘而羔袖先生之意蓋以言貴者不獲用而賤也牝雞咿嘍兮孤

雄束味

韓曰書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味喙也蓋亦以喻賢者反得以進御云耳。羔音高裘與袖同牝雞咿嘍兮孤

伊憂味與喙同陟救切

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

孫曰哇咬淫聲也梁元帝纂要

淫歌曰哇歌謂淫聲乃環而觀之聞黃鍾大呂之聲則蒙耳而不聽也大呂六呂之一蒙蔽也。哇鳥瓜切咬於交切

董喙以為羞兮

韓曰董鳥頭喙鳥喙皆藥之有毒者羞蝕羞也。董音覲林火棄稷

忝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

藉慈夜切榮若繡黼襍折火烈兮

韓曰襍室椽周謂之襍齊魯謂之櫛。櫛音襄

娛娯笑舞

娛娯一作娛娯

讒巧之嘒嘒兮

舊注說文嘒嘒懼也詩曰子推

音曉曉。曉欣。惑以為咸池。孫曰咸池黃帝樂名便媚鞠而惑方

公切與燒同美逾西施。韓曰離騷有西施之美容謂謨言之怪誕方反

寘瑱而遠違。舊注瑱者以玉充耳。○瑱他旬切匿重痼以諱避方

進俞緩之不可為。張曰俞緩謂俞跗秦緩也。二人古之良醫何先生之

凜凜方厲鍼石而從之。鍼與針同但仲尼之去魯方去

一有舍字曰吾行之遲遲。韓曰孔子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柳下惠之直道方又焉往而可施。童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

去且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今夫世之議夫子方曰胡隱忍

而懷斯推達人之卓軌方固僻陋之所疑委故

都以從利方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

柳文十九

方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方夫唯服

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悃方。悃苦本切悃迫逼切滔大故而

不貳沉璜瑤珮方。璜於計切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

方胡久而不芳。童曰荃蕙皆香草。蘭芷變而不芳。荃荃蕙化而為茅。注荃蕙美香荃音孫

先生之貌不可得方猶髮騷其文章託遺編而

歎喟方渙余涕之盈眶。張曰眶目呵星辰而驅詭

怪方。韓曰謂屈原放逐見楚廟圖畫天地山川神靈譎詭及古聖賢怪物行事書其壁呵而問之作天問假以

稽疑而洪憤悶也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方。夫一字無

苟為是之荒茫耀姱辭之曠朗方。張曰姱好也又奢貌曠目無睛

直視也又不明。○世果以是之為狂妄余衷之坎

燔音誇曠音儻

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
又何望平聲忠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

為屈之幾何兮韓曰國語融之與者其在芊姓
乎芊楚姓屈楚同姓○芊音弭胡獨焚

其中腸吾哀今之為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

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

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兮媮音

懷先生之可忘黃曰賈生得罪於漢投文汨羅以弔屈皮
日休不用於唐沉文沅湘以悼賈賈之見

說有似屈原之忠而沮于上官靳尚也皮之不用而隱有似
賈生之才而投閑長沙也其擬人固以倫矣子厚昵比匪人
視三閭大夫相去幾驛乃徒追慕其文天對之辭傲駁十九
慙而深矣又不加省而投文弔之亦足以發中流千古之笑

弔樂毅文

林文十九

晁無咎曰弔樂毅文者宗元之所作也樂毅其
先曰樂羊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
王怨之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乃先禮郭隗而

毅往委質焉以為上將軍下齊七十餘城田單
間之毅畏誅遂降趙以書遺燕惠王曰臣聞聖
賢之君功立而不發故著於春秋勇知之士名
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公傷毅之有功而不見
知而以讒廢也故弔云是以附諸變騷○一本
作弔樂
生文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孫曰志
謂石刻樂

生之墓余聞而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

大厦之騫兮風雨萃之孫曰騫
壞也車亡其軸兮孫

大厦與軸
皆以喻毅乘者棄之嗚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尚

何為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補
注

此即上所謂畏 狂顧傍徨燕復為齊韓曰趙封殺

誅降趙之意 諸君尊寵毅以驚動燕齊田單與於觀津號望

燕軍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齊地 東海洋洋嗟夫子

之專直兮不慮後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

陷滯以流亡惜功羨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

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之遑遑仁夫對趙

之烟歎兮孫曰樂毅奔趙燕惠王使人誠不忍其故

邦君子之容與兮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

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跼陳辭以隕涕兮補注雜騷

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仰視天之茫茫

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臧言一作信

伊尹五就桀贊

黃曰觀人之言必求其意柳子贊伊尹謂其去湯就桀意桀改過而救民之速李者皆信其說蘇氏曰不然湯之當王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過而免於討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宗元意欲以此自解說其從二王之罪也蘇氏可謂能以意逆志矣韓曰公以附王叔文見遂嘗與許京兆書云早歲與負罪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塵塵勉勵惟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與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強其素意如此今又作此陰自解說以桀比叔文言其居勢順便可以速得志耳以叔文為桀而以德宗為湯是果公之意云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

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

柳文十九

七

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

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孫曰易憧憧往來吾觀

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

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

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

復反亳躬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童

書聖罔念作狂一日勝殘張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語至千

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

師音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為偶

道之為大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怕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為誨

梁丘據贊

韓曰以孟子之賢而臧倉猶得以沮君梁丘據不毀晏子之賢是誠可取公之貧遠遠方左右近臣無一人為之地者其

齊景有嬖曰梁丘子

孫曰梁丘據字子

同君不爭古

號媚士

韓曰昭二十一年左氏齊侯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

君悲亦悲君喜亦喜

孫曰列子云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

曰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據從而泣

曷賢不贊卒贊於此媚余所

柳文十九

仇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已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恣其為政政寔允理時睹晏子食寡肉缺味愛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音聞正則忌讒賢協惡民蠹國圯部郵切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况晏氏激贊梁丘心焉孔瘁

霹靂琴贊引

霹靂音僻

霹靂琴琴零陵湘水西

補注曰零陵屬永州

震餘枯桐之為也

孫曰雷之甚者為震

始枯桐生石上說者言有蛟龍伏其窟

童曰歟空一也音歟

一夕暴震為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磴

然倒卧道上

張曰磴石聲苦東戶宋二切

震旁之民稍柴薪之

超道人聞取以為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

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

良焉震之於火為異是琴也既良且異合而為

美天下將不可載焉

孫曰不可載言美之至也載一作再

微道人天下

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越之左與右

韓曰禮記朱弦而疏

越注云越琴底孔也如字

以著其事又益以序以為他傳辭曰

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既良

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為之贊者柳子

尊勝幢贊

并序

以佛之為尊而尊是法嚴之於頂其為最勝宜

也既尊而勝矣其拔濟尤大塵飛而灾去影及

而福至睦州於是誠焉不疑

孫曰睦州謂李睦州也以李錡之叛得罪貶循

州元和三年正月以赦量移永州

龍石六觚

韓曰漢書破觚為圓斷珣為撲觚謂方也○觚音孤

其長半尋乃篆乃刻立之為福馬孺人之墓

注補

馬孺人睦州外婦元和五年五月卒于永因葬焉公有大府李卿外婦馬淑詩見外集

孺人之生奉

佛道未嘗敢怠今既沒睦州又成其志擇最勝

且尊之道文之於石以延其休則其生佛所得

佛道宜無疑也贊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勝無上兮以為寶技大苦兮
升至真靈合贊兮神而神駕元氣兮濟玄津誰
為友兮上品人德無已兮石無磷音隣延永世兮
奠坤垠靈受福兮公之勤

龍馬圖贊

并序

汪曰公嘗欲焚八駿之圖而獨於此
贊龍馬之畜豈可信而不誣者耶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

孫曰靈昌
滑州郡名

得異馬於

河而莫知其形

韓曰開元二十九年三月滑州刺史李邕
獻馬肉鼠鱗臆斯不類馬日行三百里

好事者涿人盧遵

孫曰遵涿人
公之內弟

以其圖來示余其

狀龍鱗虺尾

虺許
尾切

拳髦環目肉鬣

音獵

馬之靈怪

有是耶居帝閉為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

孫曰

開元十三年十一月玄宗封
泰山二十三年正月耕籍田

鳴和鑾者數十事

鑾音
鸞

遇禍亂帝西幸

孫曰天寶十五年
年玄宗幸蜀

馬至咸陽西入渭

水化為龍冰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

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觀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保尾童鬣

保力
果切疏紫鱗兮

巍然特出瑞聖人兮

韓曰顏延年緒白馬賦實有
騰光吐圖曄德瑞聖之符焉

理平

和樂百樂陳兮

百一
作禮

鳴鑾在御大路遵兮

童曰詩
遵大路

兮世疴道悖

疴莫
紅切

還吾真兮哀鳴延首慕水濱

兮沛焉潛泳旋齋淪兮

張曰齋淪水深
廣貌齋於淪切

淵居海逝靈

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
兮進昏死亂沾厥身兮童曰沾猶危音匪馬之慕
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鹽又都念切

誠懼箴

韓曰或謂公憂懼二箴當王叔文將敗時作恐未必然觀其辭意亦貶謫後作也

人不知懼惡可有為知之為美莫若去之非曰
童昏昧昧勿思禍至後懼後一作而是誠不知君子
之懼懼乎未始幾動乎微事遷乎理將言以思
將行以止中決道符乃順而起起而獲禍君子
不耻非道之愆非中之詭懼而為懼雖懼焉如
君子不懼為懼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
可常常則誰憚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
吾將告子有聞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
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
憂之大方唯是為急內不自得其甚泰為憂省而
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
韓曰易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

并序

黃曰子厚師友箴曰吾欲從師取友而天下無可若必得仲尼叔牙而師友之退之師說曰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爾由退之之說則學者不敢恃己之長有所資於人由子厚之說則學者輕人之能而終於自是韓柳優劣由此而判

今之世為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為箴既以儆已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童曰孟子尹公之他端也其取友必端矣借有可取中

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韓曰難叔牙與管仲為友後薦仲於桓公以為

相杜甫詩云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

可師耻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揚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毋忽

敵戒

黃曰入則無法家辨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云子厚敵戒其立意亦同孟子嘗竊思范文子之言而後知孟子柳子之說有為而發文子云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內寧必有外憂此晉厲公侈文子欲釋楚為外懼之言也審此則孟子之存敵國固以警戰國之君而子厚之為敵戒亦為德宗順宗設耳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

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

詭詭乃亡韓曰謂秦滅齊楚燕趙韓魏六國後不二世而亡詭詭自得貌又淺意說文云欺也孟子詭詭

之聲音顏色○詭晉敗楚鄢音怡又湯何切偃范文為患孫曰成十

晉師敗楚于鄢陵范文子曰君幼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孫

諸呂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成十七年左氏晉厲公侈多外嬖反孟孫惡臧孟死臧

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

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韓曰襄二十三年左氏孟孫

孫入哭甚哀多涕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智能知

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

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瘡童曰說文瘡病瘡也音使又音叟敵

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

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老耄我作戒詩思

者無咎

三戒 并序

東坡曰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乃擬作河豚魚烏賊魚二說并序以自警言見坡集

吾怕惡世之人不推己之本而棄物以逞或依

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

迨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黃

子厚三戒臨江之麋則為依勢以干非類者設求某氏之鼠則為竊時以肆暴者設二說之譏使強而貪者知所戒也黔

駝之戒其猶在得失之域乎使中才庸人得是說以匿名道亦不犯非分或得為之然仕於王朝人以黔駝為戒不才者

隱其不才而疑於有才不德者晦其不德而象於有德則列于庶位孰非吹竽之徒耶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麇

童曰麋麇鹿子也音眉倪

畜之入門群

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麇稍大忘已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啖音淡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柳文一九

一〇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危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慙慙然莫相知

韓曰慙慙恭敬也孫曰張斷怒貌魚謹切

他日

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已也其甚恐然往

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囁

虎檻切

斷其

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危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

新刊五百家註音辨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銘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 并序

韓曰漢惠帝即位詔有司為高帝立原廟至唐尚存載在祀典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高

童曰高辛氏之子音薛與契同佐命垂統股肱天下張曰書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一本天子聖德未衰而內禪音禪元臣繼天而受命

四姓承休迭有中邦孫曰舜媽氏禹姁氏后稷姬氏契子皆堯之元臣其後迭有天下

五神環運炎德復起孫曰五神五德也至漢為火德周道削滅秦

德暴戾皇天疇庸審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

而興之韓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班固贊高祖贊及之又俾九臣

之後孫曰九臣九官也謂禹司空棄為右後契為司徒皋陶為士垂為共工益為虞伯夷為秩宗夔典樂龍為納

言九胡而登之一作元所以紹復不績不墜厥祀故

曲逆起為策士張曰周封舜後於陳陳之子孫以國為氏至漢陳平佐高祖封曲逆侯○曲逆

遇音去輔成帝圖吐謀洞靈奮竒如神舜之胄也

汝陰韓曰汝陰夏侯嬰所封嬰之先出自姁姓把簡公為楚所滅弟佗奔魯悼公以其夏禹之後給以采地爵為侯

後因以為夏侯氏脫帝密網韓曰嬰為沛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証之移獄覆推虜暴氣扶

嬰坐高祖繫絛餘答掠數百絛脫高祖覆

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鄭侯韓曰鄭蕭何所

子姓朱戴公裔孫樂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後因以為氏○鄭音贊保綏三秦控引

韓曰鄭蕭何所

漢中孫曰項羽立沛公為漢王都南鄭以何為丞相何進韓信東定三秦何留收巴蜀宏器廓度

以大帝業高之裔也淮陰韓曰淮陰韓信所封信之先出自姬氏左氏曰川晉

應韓武之後也曲沃桓叔之子萬食菜於韓因以為氏整齊天兵導揚靈威覆

趙夷魏技齊於楚孫曰覆趙謂斬趙王成安君陳餘夷魏謂虜魏王豹定河東吞齊謂虜齊

王廣歿楚謂會平陽韓曰平陽曹參所封參之先封曹破

三秦虜魏王孫曰高祖至漢中以參為將軍還定三秦與韓信攻魏獲魏王豹絳侯韓曰

右稷封于邠七世孫古公亶周原後因為氏曰周至於勃事漢封於絳定楚地固劉

氏皆稷之裔也克復堯緒昭哉其明天意若曰

建火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漢氏興焉翼炎運者

必唐臣之孫故群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

以垂德厚探昊穹之奧旨載幽明之休祐殺白

帝于大澤以承其靈童曰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帝斬之後人至蛇所老嫗哭曰

君曰白帝子也化為蛇建赤旂於沛邑以昭其神張曰

高祖為沛公假手于嬴以混諸侯韓曰秦嬴姓謂秦併六國而後歸于漢

憑力于項以離關東韓曰謂項羽剽悍而關東心離奉箕堯之元

命續作管切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得乘木之大統

孫曰謂周木德也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極設都

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邦

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童曰高祖十二年過沛歌曰大風起兮雲

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乃尊舊都以壯王業之

基生為湯沐之邑沒為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

下媿遊于此孫曰高祖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媿媿猶思沛其以沛為朕

湯沐惟茲原廟沛宮之舊也韓曰惠帝詔郡國立原廟原重也謂先已有廟

祭蚩尤於是庭而赤精降張曰高祖既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導

靈命於是邦而群雄至登布衣於萬乘而子孫

得以續其緒化環堵為四海而黎元得以安其

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蓄靈擁休比焉發

跡蓋以道備于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于是而

後廣之宇內天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內成

其制而心懷于舊宜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

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生

靈盡其慕焉故高帝定位建茲閼宮孫曰詩閼宮有他建茲閼

宮即上云沛宮也閼音祕惠皇嗣服爰立清廟注見上綿越千祀

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斷蛇

之威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

法之仁張曰高祖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安知不流其神與眷同

相舊邦之遺黎歟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遺烈

安知不奮其聖化大祐於下土歟然則展慶乞

靈烏可已也銘于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勛音勳揖讓而退祚于後昆群

神文三十一

蛇輔龍

孫曰晉世家文公即位賞從亡者未至介子推子推入綿上山中至死不見子推從者隣之懸書宮門曰龍分上天五蛇為輔龍已乘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濁忽終不見其処所以翊天門

登翼炎運唐臣之孫秦網既離鹿駭東夏長蛇

封豕

韓曰左氏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封豕大猪也

蹈躍中野天復堯緒鍾

祐于劉赫矣漢祖播茲皇猷揚旂沛廷約從諸

侯

從將容切

豪暴震疊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委成良

疇勦殄霸楚

勦子小切

遂荒神州

孫曰詩遂荒大東

區宇懷濡

黔黎輯柔表正萬國焱靈用休定宅咸陽以都

上游留觀本邦在鎬如周

孫曰詩王在在鎬文王都豐武王都鎬

穆穆

惠皇宗裡克承崇崇沛宮清廟是憑原念大業

肇經茲地乃專元命亦舉嚴祀建旂豐鼓

豐許僅切

遂據天位魂遊故都永介丕址煥列唐典

嚴恭罔墜勒此休銘以昭本始

劍門銘 并序

惟蜀都重險多化負混同戎蠻人危俗剽

為寇亂皇帝元年八月帥喪衆暴

韓曰永貞元年八月劍南西川節度使韋

卒群疑不制妖孽扇行

天阻兵

孫曰書象恭滔天左氏阻兵安忍臯既卒度支副使劉闢自為留後諷諸將微旄即時帝即位欲靜

攻陷他部北

包劍門

孫曰關欲以所善盧文若節度東川即以兵取梓州

憑負丘陵以張鰲

鎮四方即拜檢校工部尚書西川節度使關意帝可用益鰲蹇吐不臣語求統三川

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震之誅莫已加也

惟梁守臣童曰蜀為古禮部尚書嚴公以國害為

私讎以天計為已任韓曰宰相杜黃裳薦為神策軍使高

崇文為行營節度使將步騎五千為前鋒率京西兵馬使推

仁仗信不待司死童曰孟子有而人致其命立義

抗憤不待喋血孫曰漢文紀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而

士一其心悉師出次抵侯明詔凡諸侯之師必

出于于是儲侍饗賚儲音厨侍取其豐穰乃遣前軍

嚴秦奉揚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孫曰當右師逾

利州蹈寇地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出于劍

門大攘頑豈踰引劫脅蟻潰鼠駭險無以固下以

一有收奪利地以須王師孫曰彌命嚴秦自漢原至神

無以肆毒用集我勳力擊賁鼓一振擊音元戎啓

行孫曰詩元戎十取其渠魁以為大戮孫曰九月崇

關送由八公忠勇憤怵上房吻切授任堅明謀猷弘

長用能啓闢險阨夷為大塗襄沮害氣對乎天

意致用休嘉議功居首增秩師長韓曰傳云劍關

檢校尚書進為大藩宅是南服韓曰十月以彌將校

左僕射羣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羣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

韓曰蜀在星分野為井絡在卦為坤維孫曰河面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為井絡時

惟外區

孫曰張載劍閣銘云矧茲陝隘界山為門環

于蜀都叢險積貨混并羗鬣

韓曰書牧誓及甫蜀羗鬣微盧彭濮人八

國皆戎狄屬文王者國各羗在西蜀狂猾窺隙信信嘯

呼舊註信信犬吠聲楚詞猛犬信信○信魚斤切折同

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巴渝

道乃出王旅乃咨列岳牧臣司梁

張曰巴渝在唐屬劍

要束器備收積糗糧是蓄

補注書時乃糗糧糗乾飯人無增賦

師以饒足喋血誓土玄機在握分命貔貅

音陳為犄角

韓曰左氏譬如捕鹿晉人犄之諸右逾

岷山左直劍門攻出九地

孫曰孫子云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乎九

天之

上披重雲攀天蹈空夷視阻艱破裂層壘

殄殲羣頑內獲固圉

補注左氏亦聊以固吾圉也外臨平原天

兵徐驅卒乘嘽嘽

童曰詩王旅嘽嘽韓曰嘽嘽大敷

囚戮

孫曰大敷謂闕也書元惡大敷敷徒對切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梁

是先開國進位南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

銘功鑒亂永代是觀

塗山銘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

寧四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

孫曰詩儀刑文王刑法也當乎洪

流方割張曰書湯湯火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

孫曰書異州既載壺口治梁大功建焉虞帝堯期承

順天曆童曰書舜宅帝位三十有三載堯期倦于自南

河而受四海孫曰孟子云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訟獄

天子位焉今以為禹謨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

山而會諸侯韓曰哀七年左氏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

孔安國云塗山國名皇甫謐云今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大政立焉功莫崇乎

禦大災孫曰禮記能禦大災則乃賜玄圭以承帝命

童曰書禹錫玄圭告厥成功位莫崇乎執大象孫曰老子執乃輯

五瑞以建皇極孫曰五瑞即五政莫先乎齊大統

柳文二十

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

孫之不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

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孫曰右亦尊也帝王之世崇

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

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

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

于後裔當位作聖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

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

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

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違寧孫曰吳伐越墮會稽獲骨

焉節專車吳天子使來聘問

之仲尼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饗之守為公侯者也

羽旄四合孫曰定四年左氏晉人假羽旄於齊鄭人與之周禮至羽為旒折羽為旌**衣裳咸會**孫曰莊二十七年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

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啟後啟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

太康而帝業不守韓曰啟禹之子太康啟之子書甘誓之歌注太康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為羿所逐不得反國**皇祖之訓不由**童曰書皇祖謂禹

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

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于後歟是以周穆遐追

遺法復會于是山韓曰昭四年左氏椒舉言于楚子曰康有豐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也

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為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孫曰侯衛五等之諸侯**統壹**

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以弼聖謨則戮

防風一本明則作明刑刑戮作則戮**遺骨專車**見上**克明克疇****敢以渝宣昭黎憲**一作獻**耆定混區**孫曰耆音旨**傳柝**

後胤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惟禹之德
配天無極即山刊碑貽後訓則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并序

集註唐孝友傳曰壽州永豐李興亦有志
行柳宗元為作孝門銘云云全載于傳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
上所部編戶同與父被惡疾歲月就亟

就一與自刃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

啖啜上音淡下妹
悅切正作啜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血

捧土就墳沾漬涕洟漬疾智切
洟音夷墳左作小廬蒙以

苦茨孫曰苦茨謂
以草覆屋伏匿其中扶服頓踊孫曰扶服即
匍匐字頓踊

謂躡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為見異廬上產紫

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涌出奇形異

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

克致斯事謹案典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

字所導生與耨耒為業一作而能鍾彼醇孝音

淳超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

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童曰史記稱堯仁
如天其智如神

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

延風美觀示後祀求求無極臣昧死上請制曰

可其銘云一木無
上三字

懿厥孝思童曰詩永惟茲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

經童曰天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

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張曰詩高高在上曾不

是聽創巨痛仍號于穹旻捧土濡涕頓首成墳

陷膺腐皆寒暑在廬葺木梓死鳥獸跼蹐上音

音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孫曰二位天地也孝道

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烝烝

韓曰舜克諧以孝烝烝又不然茲仲尼述經以教于曾孫曰孔子孝

作惟昔魯侯見命夷宮孫曰國語周宣王欲得國子

侯孝王曰然則能治其民矣乃命曾孝公於夷宮補注史

記曾世家周宣王伐曾殺其君伯節立孫於夷宮是為孝

公注云夷宮宣王祖父夷王亦有考叔寤莊稱純韓

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左氏鄭莊公實姜氏于城穎穎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從之

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顯顯李氏實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邦伯

章奏稽首慇懃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秘祉

三秀靈泉孫曰三秀芝草也楚詞山鬼章云采三帝命

荐加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

億齡揚芬孫曰十萬曰億億武岡銘并序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黔音蠻獠雜擾舊註

西南夷名獠音老又竹絞切亦作獠盜弄庫兵集註元和六年辰淑亦蠻酋張

刻因聚眾叛殺長史劫據辰錦諸州連九洞以自固九月以蜀州刺史崔能為黔中觀察使賤前使竇群為開州刺史

賊脅守帥南鈞牂牁外誘西原韓曰漢定西南夷置牂牁郡西原西南夷

名置魁立帥一作伍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

羣皇帝下銅獸符孫曰漢制郡守置銅虎符竹使符發兵遣至郡合符符合乃聽發兵也符

者謂各分其半右發庸蜀荆漢南越東甌之師孫曰

庸即上庸縣庸蜀謂劔南東西節度荆謂荆南節度漢謂山南東道節度南越謂廣州節度東甌謂福建觀察四

面討問畏罪憑阻遁逃不即誅時惟潭部戎帥

孫曰胡南觀察使治潭州也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

五百屯于武岡韓曰武岡紹州縣名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

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

文二十

十二

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訢投刃

頓伏孫曰時黔中觀察使崔能刑南節度使嚴綬及公綽討之三歲不能定綬上言曰臣今謹以便宜先遣所部將

李志烈賈書喻旨俟其悛心伯靖亦上表請隸荆南乃降乃

獨認綬招伯靖伯靖果以隸黔六州之地乞降綬命志烈復

往伯靖遂以其家屬舒秀和等詣江陵就我詔綬皆授

麾下將以撫之以伯靖為右威衛中郎將六州平願完

父子卒為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龔

母弟生壻繼來于潭咸致天庭皇帝休嘉式新

厥命克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

公為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孫曰以公綽為

于大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

鄂岳觀察使韓曰考公綽傳不書其平伯靜之功豈史逸之耶

公之去相與高蹈涕呼孫曰哀二十一年左氏齊人

我高蹈注高若寒去裘昔公不夸首級為已能力

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

為虺蜮童曰虺螭蟲也蜮短狐也似鼈三大不為鯨鯢

孫曰宣十二年左氏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思重事特不

適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

我鄰一作以示我子孫彌字億萬年俾我奉國如

令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嶺童曰嶺高巫水之磻韓曰巫水五溪魚駭

而離獸犯而殘戶恐谷窺披攘仍亂王師來誅

十一

來一斯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援

作未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塗四闔公

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完既亡而

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螫賊孫曰詩去其蟻

蟲云食根螫食由公而仁我始寇讎由公而親山

畋澤敷舊註周禮有敷人輸賦于都陶穴刊木張

詩陶復陶穴室我姻族身牲是祀公受介福揅著

以占揅古揅切又音舌公宜百祿皇懋公功陟于

大邦孫曰謂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穴之丹孫

辰州有有犀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鄰之德

丹穴

恒遵公則勗余之世永謹邦制一作以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井銘 并序

始州之人孫曰謂各以嬰甕負江水孫曰甕甕類大腹小口爾雅云

康瓠謂之甕瓠也舊註甕破甕也○嬰音鴛甕五計切莫克井飲崖岸峻厚阜

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恒為

咨嗟怨惑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

命為井城北隍上孫曰隍城池未晦果寒食冽而多

泉補註易井冽寒泉食冽清也邑人以灌其土堅垵舊註說文云垵堅土也巨

至切○一本作堅壯其利悠久其相者浮圖談康諸軍事牙

將米景徽妻蔣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孫曰周禮

市之罰布注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錢行之曰布藏之曰泉役庸三十六大斲千

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孫曰八尺為尋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于

政孫曰似其來日新一作盈

舜禹之事

晏元獻曰此文與下謗譽成宜等篇恐是博士章壽所作

魏公子不由其父得漢禪音擅還自南郊謂其人

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韓曰魏黃初元年十一月文帝升壇即祚魏氏春秋曰禮

畢帝頌謂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不以來皆笑之柳先生曰不

之言若是可也嚮者不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不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者之不知言未見不之可笑者也凡易姓授位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見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爲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於舜也以聖舜之得於堯也以聖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奈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放齊猶曰朱啓明猶一作獨而况在野者乎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已而

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一作仁命二十二人興五教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曆數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隕然隕徒四切聾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烏在哉或曰堯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文祖舜之與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

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繫猶是也而
啓賢聞於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
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
忘也甚矣官董表陶之賊生人盈矣孫曰謂董卓
表紹表術陶
謙不之父攘禍以立強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
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不嗣而禪天下得之以
爲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
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
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
也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
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探其情
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曰堯崩天下
若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三載子之言忘若甚
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德於堯史尊堯之德
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益已死
矣其幼而存者堯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
人天下

諂譽

凡人之獲諂譽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
則多諂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

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
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
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
在于上位則道必拂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
謗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
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于
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譽行于上而不及于下
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
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
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

德不孤

必有

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
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
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郵之補註郵謂如
置郵之傳也且置於
遠邇莫不以爲信也豈唯不能褒貶而已則又
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
曰不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
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爲不少矣其謗孔
子者亦爲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貴
顯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
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

下天下之人皆歡而載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
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
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無亦徵其所
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
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
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
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
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如石
吾又安取懼焉取一作敢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
又安取榮焉知我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

要必自善而已矣

咸宜

黃曰遭興運而爵位遇亂世而誅戮柳子咸以
為宜使居爵位而皆賢被誅戮而皆不肖胡為
不宜哉然世亦有如劉文靜裴寂之徒當李唐
之興非有卓絕之姿而尸天之功卒之被誅妾
誅被妖言斥有愧於蕭曹之輔漢遭興運而爵
位皆謂之宜可乎世又有如陳蕃孔融之徒當
東漢之末竇后臨朝曹節王甫諂諛得幸陳仲
奉以名賢參政為黃門所困卒死於朝蹶曹孟
德以鬼域之姦謀遷漢鼎孔文奉直論乖杵終
以積嫌迨繫而弃市遇亂世而誅戮者皆謂之
宜可乎

興王之臣多起汙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
寇盜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

徒隸出以爲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
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誦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
光而以爲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餓
伏墻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固劫戮困餓器也遭
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後爲
禍也孫曰卓曜謂董卓劉曜彼困於昏亂伏志氣屈身體以
下奴虜平難澤物之德不施于人一得適其儻
孫曰儻向也其進晚爾而人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
氣肆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技行於天下
一得適其儻其死後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

以咸宜之

鞭賈

韓曰此篇端以諷空空於內者賈技於朝求過其分而實不足賴云黃曰以老芋爲伏神以掩掩爲僞鞭子厚之作意在憤世嫉邪耳然子厚所談者不外乎堯舜姬孔之道奈何乃以伊周培葛輕譽當路小人自取敗咎言行相反如是而罪市人鬻者之欺子厚真欺人耶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

韓曰孟子布帛長短同則賈相

若○賈音嫁

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

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以五萬而後可有富者
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
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

一來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一本有搯之滅

爪而不得其所窮孫曰爪按曰搯舉之翽然若揮

虛焉舊註翽飛也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

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爇湯以

濯之童曰爇溫也音簾則遽然枯遽音速蒼然白嚮之黃者

掩也舊註掩木實可也音簾澤者臘也富者不悅然猶持

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童曰坂坡也音反馬相

踉童曰踉踉也莊子怒則分背相踉踉徒計切因大擊鞭折而為五六

馬踉不已墜於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

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掩其貌臘其言以求賈

技於朝一有者字賈音古當其分則善一誤而過其分

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

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

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

內糞壤之理而責其大擊之効惡有不折其用

而獲墜傷之患者乎一無者字

吏商

黃曰聖賢之道行之以誠區區名利一切處之以无心子厚為廉將以為商使天下之廉者皆執是說以要利祿則必有弊車贏馬惡衣菲食以沽名文者多矣率天下以為偽未必不自斯說啓之

吏而商也。汙吏之為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為利

也。博汙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為曹。孫曰資藉也。大率

多減耗，役備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

良。童曰周禮辨其苦良。盜賊水火殺斂，焚溺之為患。斂與幸奪同。

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

小者惡終不遂。作者一作名。汙吏惡能商矣哉。廉吏以

行商。行下孟切，下其行並同。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

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斂，水火

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強。子孫葆

光。孫曰葆大也，音保。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苟修嚴潔，白以

理政，由小吏得為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

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

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

得廉一道。孫曰廉察也。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

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為得也。夫可量哉。雖赭山

以為章。孫曰赭赤也，章猶放也。史記山居千章之材是也。赭音者。涸海以為鹽

竭也。童曰涸竭也。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為貨

商，以故貶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

好適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

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硜乎。硜切。何以利為也。韓曰

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硜乎。硜切。何以利為也。韓曰

孟子謂宋瑛曰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

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為是言為利而

為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

功一也補注禮記中庸之文吾是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

敗也姑設是庶由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

撓乎下撓女巧切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

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

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東海若

東海若陸遊登孟諸之阿集註東海若東海神名孟諸澤名按書導荷澤被孟

諸注在河東北漢地理志孟諸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周禮作望諸得二執焉唐曰執也胡故切

剗而振其犀以嬉孫曰犀瓜辨詩齒如剗取海水雜

糞壤蟻虻而實之舊註曰蟻虻人腹中蟲蟻如消切虻音尤又音回臭不可

當也窒以密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

是故棄糞耶其一徹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

若呀然笑曰童曰呀然笑貌牙虛牙切怪矣今夫大海其東

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南無南旦則浴日

而出之夜則滔列星涵太陰孫曰太陰月也揚陰火珠

寶之光以為明其塵霾之雜不處也靈音必泊

之西溘音誓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

者今汝海之棄滴也而與糞壤同體臭朽之與

曹蟻蚘之與居其狹咫也孫曰八寸曰咫又冥暗若是而

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哉子欲之乎吾將爲汝

抉石破瓠盪群穢於大荒之島盪音湯而同子於

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不悅曰我固可矣

吾又何求於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

自穢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廣

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穢亦海也狹亦海

也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來孰非海者子

中文字

九二

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號而祈曰吾毒是

久矣吾以爲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告我以海

之大又目我以故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涌吾

沫不足以發其窒旋吾波不足以充瓠之腹也

就能之窮歲月耳願若幸而哀我哉東海若乃

抉石破瓠投之孟諸之陸盪其穢於大荒之島

而水復於海盡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者

終與臭腐處而不變也今有爲佛者二人同出

於毗盧遮那之海而泊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

有之瓠而室於無明之石而雜於十二類之蟻

蚘

孫曰十二類謂子
為鼠丑為牛之類

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毗

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也無
善無惡無因無果無脩無證無佛無衆生皆無
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
性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則一有
大患者至矣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其一人曰
嘻吾毒之久矣吾盡五力而不足以去無明窮
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夫十二類
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問
者乃為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
說於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
去群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
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者也夫二人之
相遠也作遠一不若二瓠之水哉今不知去一而
取一甚矣

新刊五百家註音辨唐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新刊五百家註音辨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韓曰元和五年十一月公與揚誨之書云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作也○退之毛穎傳見韓集三十六卷此不復載

自吾居夷孫曰謂為永州司馬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

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

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揚子誨之來補註誨之子揚憑之子始持

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孫曰搏擊也急與之

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

竄竊取青媿白舊註爾雅云媿配也匹詣切肥皮厚肉柔筋脆

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

笑之也不以其俳乎唐曰說文俳戲也音排而俳又非聖人

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童曰詩其與之辭太

史公書有滑稽列傳孫曰滑稽也稽同也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言能亂同異

也滑稽字音骨稽字音雞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

討說荅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掬音菊溜音

力收則罷能備而廢亂罷音疲備蒲拜切故有息焉游焉

之說張曰禮記之文不學操縵不能安絃韓曰禮記之文法云操縵雜弄

也○操七刀切絃一作弦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禮記

大羹不和注云大羹肉汁也不加鹽梅玄酒體節之薦曰孫

在室注云玄酒明水蓋陰鑿所取之水也

節謂折節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

檀利木橘柚孫曰檀似梨而酢橘柚苦鹹酸辛雖哲吻

裂鼻童曰蜚蟲螫也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

文王之昌蒲菹韓曰呂氏春秋云文王嗜昌蒲菹孔子

聞而効之縮頸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

曾哲之羊棗孟子子曾哲嗜羊棗而曾子然後盡天

下之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

施焉而不為虐歟韓曰禮記張而不弛文武不為息焉

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

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

放諸陸孫曰國語防民之口甚於不可以不陳也且

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

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

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

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

貪常嗜瑣者孫曰瑣猶咕咕然然動其喙補註

多言貌他協彼亦甚勞矣乎切喙呼惠切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韓曰瑾嘗為万年令公亦誌其墓碣謂其撰
崇豐二陵集禮藏之南閣如序所言○瑾音

傳曰詩書執禮童曰論禮不執則不行禮不執則不行一無禮自

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

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

典闕焉孫曰周禮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唐初從凶禮第五

凶事非天子所宜言去國卹一篇自是天子凶禮遂闕國有大故則臨時採掇附比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故後世無

考由是累聖山陵皆撫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

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貞元

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元和元年正月順宗崩自崇陵至于豐陵不能周歲

劉曰永貞元年十月德宗葬崇陵元元年七月順宗葬豐陵司空杜公由太常相

天下韓曰貞元二十年杜黃裳相元和二年罷其後檢校司空連為禮儀使擇其

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墀補注裴墀字封以太

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孫曰秘貞元中擢明經第其學於禮家尤治高

郢為太常卿奏為主簿再辟禮儀使府內之則攢塗秘器孫曰攢積木以

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四尺○攢祖丸切通作藪象物之宜孫曰謂塗車外

之則復土斥上孫曰漢文紀張武為復土將軍復土謂

土復反也漢惠紀賜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服度云斥因

山之制孫曰漢文資治霸陵因其山不起墳上之則顧命典冊補注顧命臨

也與文物以受方國方萬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

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晏本下且且苞并總統

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翦截而

畢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

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判定及

奏復于上辨列于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

陵集禮藏之于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

古焉者或無近字或無者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

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韓曰韋孟彭城人為楚元王

賢子女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元帝時奏罷郡國朝鄭玄以箋註師漢而禪代

之儀卒集于小同韓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注周易

大傳中候乾象曆等孫小同仕魏高貴鄉公崇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

術起而嘉最好學韓曰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

立舉誼孫二人至郡守嘉最好學能世其家盧植以儒學用而謀為祭

法韓曰植字子幹涿郡人事後漢為北中郎將作尚書章句

莊子行禮記解詁五世孫諶字子諒事晉為中書侍郎撰祭法注

舊史咸以為祭今裴氏太尉公韓曰諶

祖行儉也以禮匡義嗣侍中公以禮議封禪韓曰諶

祖光庭也開元十三年玄宗將封泰山恐突厥入寇光庭為兵部侍郎言於宰相張說云云說奏行之祠部

公以禮承大事韓曰諶之祖植也累官起居郎開元

陳申生安園之禍以諫上謝之遷祠部負外郎大理公韓曰諶之父儉也以

禮輔東宮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

其闕其為愛禮近近古也源遠乎哉瑾字封叔

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孫曰傲四子堅瑾大理之

兄正平節公孫曰慎子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

邦政童曰清代第五琦為度支郎中今相國郇公其宗子也孫曰

均字君齊元和三年九月同平章事封郇國公郇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

揚字遊其門若聞韶護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

乎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

孝悌歟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

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韓曰公嘗誌宗直殯謂其撰漢書文章為四十一卷歌謠言議纖悉備具連累貫統好文者以為

柳文二十一

五

工此序蓋公在永未召時作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孫曰禮記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事即動也○駁字音剝尚書春秋之旨不立童曰書以紀言春秋以紀事自

左丘明傳孔氏補註謂左氏為春秋傳也太史公采歷古今合

而為史補註司馬遷自序曰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著十二本紀作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

列傳凡百三十一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一有記字迄于今交錯相糺

音糾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

國策春秋後語孫曰晉孔衍字舒元以戰國策所書為未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同異刪

被二家聚為一錄號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

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童曰耗不明也莫報切而後之文

者寵之

寵一作襲

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

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

之欲切

無以

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驚隋夫愈日甚未

能勝也幸吾弟宗直

韓曰宗直字正夫公公之從父弟也元和十一年從公至柳而卒年三

十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

磔陟格切

播撫融結

童曰說文云播撫拾也博雅云取也播俱運切撫之石切

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

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群玉

之府

孫曰穆天子傳癸已至於群玉之山先王之所謂策府注云言往古帝王以藏書策之府

拍揮聯

累圭璋琮璜之狀

集註周禮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璜以綉璜以黼說文圭圭瑞

王也上負下方刻上為圭半圭為璋琮大八寸以車鈿璜半璧。璋音章璜音黃琮祖攻切

各有列位

文升

六

不失其序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

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

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

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耶

一无之字

始吾少時有

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叙其意而其書終

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叙繫于左以為

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

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

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

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

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
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
由高帝訖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
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按其尤者充于簡冊
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童曰列辟人主也名臣之
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表列焉若乃合其
英精一作菁離其變通論次其叙位必俟學古者
興行之唐興用文理一作章貞元間文章特盛本
之三代浹于漢氏浹即切與之相準於是
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爲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

韓曰楊君凌也先友記云楊氏兄弟者洪農人
燕由江南西道入爲散騎常侍擬以兵部郎中
卒凌以大理評事卒用知評事之爲
凌也審矣唐書云凌終侍御史謨也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
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
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
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
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
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
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

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

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

於麗則清越孫曰揚子詩人之賦麗以則謂靡麗而有法則禮記其聲清越而長言暢而

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

不合故秉筆之士怕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

啟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

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

潼陳拾遺韓曰陳子昂梓州射洪人嘗為右拾遺唐興文

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韓曰

張說封燕國公謚文貞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其文屬思精壯世所不逮說歿後帝使就家錄其文行於世張

曲江以比興之隙與隙同窮著述而不克備韓曰

齡韶州曲江人開元後天下稱曲江公而其餘各探一隅張九

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

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

之詞諷誦于文人盈滿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

徧悟文體尤邃叙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

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夭其

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

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孫曰

十八年泰為武都符義府符一太山羊士諤孫曰

安南都護

三年士謬貶
資州刺史

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
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
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
疾既即功而廢發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
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於
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
以通家脩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
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濮陽吳君文集序

韓曰據傳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不
書其父之名与文唯載初柳宗元謫永州而武
陵亦坐他事流永州元
賢其才与序所言皆合

博陵崔成務嘗為信州從事為余言邑有聞人

濮陽吳君

孫曰吳君系本
濮陽後居信州

弱齡長驥而廣額

孫曰
春秋

傳使長鬚者
謂長須也

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

義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

卿相賢士率與亢禮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

侃

去聲又口旱
切与侃同

更名武陵升進士

韓曰元和二
年武陵登第

得罪

來永州

韓曰元和三年武
陵坐事流永州

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

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徧觀焉其為詞賦

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為詩歌有交王公大人

之義其為誅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

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

徒必求秀士由鄉而而升之天官孫曰禮記司徒命鄉論秀升之

司徒曰選士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周禮古之

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于法宮童曰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

風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

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

一命于王而終伏其志伏一嗚呼有可惜哉無

有武陵又論次誌傳三卷繼于末其官氏及他

才行甚具云孫曰武陵終詔刺史無子女納湘

柳文二十一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隕者隕羽雖古猶今也一

作求之於今而有獲焉王氏子某與余通家代

為文儒自先天以來孫曰先天唐睿宗年號元年歲在壬子策名聞達秉

毫翰而踐文昌韓曰武右光宅元年九月以尚書省為文昌臺一本無毫字登禁

掖者紛綸華耀繼武而起士大夫掉鞅於文囿

者孫曰宣十六年左氏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注掉正也○掉正也徒弔切鞅音養咸不得攀而

倫之乙亥歲韓曰貞元十一年也某自南徐來集註南徐潤州宋置南徐州

執文貺予詞有遠致又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

凡之書讀一而乃徼狂疾之功以為名徼古吾

知其奉儒素之道專矣間以兄弟嗣來京師會

于舊里若璩瑒在魏

孫曰後漢應奉字世叔有子珣為司空掾珣子璩字休璩璩兄瑒字

德璉韓曰魏書應瑒弟璩成以文章顯○璩音渠瑒徒切切集韻仗梗切又丑亮切

機雲入洛

韓

吳大司馬陸抗二子機字士衡雲字士龍晉太康末俱入洛造司空張華華曰伐吳之役利在二雋晉書二陸入洛三張

由是正聲迭奏雅引更和播填箎之音韻

音填

嗷箎陳

調律呂之氣候穆然清風

張曰詩上言甫作頌穆如清風

發在簡素文章之曹曷能及茲况宗兄握炳然

之文

一无

以贊關石

孫曰貞元十年十一月以浙西觀察使王緯為諸道鹽鐵轉運使書

關石和鈞漢書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

為冠銀章榮映江湖則嚮時

之美談必復其始

補注左氏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某也謂余傳

卜氏之學宜叙于首章

孫曰卜子夏作詩序

操斧於班郢

之門

孫曰班公輸班也耳莊子云運斤成風者

斯強顏耳詩凡若干首

新刊五百家註音辨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